

我

你

著 清 自 朱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文 學 研 究 會
創 作 叢 書

我 你

朱 自 清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你我 / 朱自清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原版珍藏)
ISBN 7-5306-4048-8

I. 你… II. 朱…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2129 号



沿此线裁开您便获得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原版图书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3 字数 128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定价: 17.00 元

自序

鄭振鐸兄讓我將零碎的文字編起來，由商務印書館印入文學研究會創作叢書。他和商務印書館的好意，我非常感謝。但這裏所收的實在不能稱為創作，只是些雜文罷了。寫作的時日從十三年八月起，到今年秋天止，共文二十九篇，分爲甲乙兩輯。甲輯是隨筆，乙輯是序跋與讀書錄，都按寫作先後爲序。用「你我」做書名，沒有什末了不得的理由；至多只是因爲這是近年來所寫較長的一篇罷了。

不記得幾年前的一個晚上，忽然心血來潮，想編集自己的零碎文字；當時思索了半天，在一張小紙片上寫下一個草目。今番這張小紙片居然還在，省我氣力不少；因爲自己作文向不保存，日子久了便會忘却，搜尋起來大是苦事。靠着那張草目，加上近年所作的，

寫定了本書目錄。稿子交出了，才想起了我所見的葉聖陶、葉聖陶的短篇小說，冬天，歐游雜記自序；稿子寄走了，才又想起了擇偶記，想起了「老張的哲學」與「趙子曰」。偶然翻舊報紙，才又發見了論無話可說，早已忘記得沒有影子，重逢真是意外——本書裏作者最中意的就是這篇文字。

「海闊天空」與「古今中外」是十四年寫的。那時在浙江白馬湖春暉中學，俞平伯兄在北京，兩人合編我們——一九二五年這篇和「山野掇拾」都是寫給「我們」的。白馬湖是鄉下，免不了「孤陋寡聞」，所以狂妄地選了那樣大題目。「我們」出來後，葉聖陶兄來信說境界狹窄了些，與題不稱；「坐井觀天」，鄉下人到底是「少所見，多所怪」的。這回重讀此文，更覺稚氣；但因寫時頗費了些氣力，又可作「我們」的紀念，便敝帚自珍地存下。「山野掇拾」寫了三天，躲在山坳一所屋子裏；寫完是六月一日，到了學校裏才知道那驚天動地的五卅慘案。這個最難忘記。「白采的詩」也是在白馬湖寫成，

是十五年暑假中。老早應下白采兄寫這麼一篇，不知怎樣延擱下來：好不容易寫起，他却已病死，看不見了！真是遺憾之至。

十九年聖陶兄有意思出一本小說選，讓我主持選政；便有了關於他的兩篇文字。後來他不想出了，兩篇東西就存在他那裏。這回是向他借鈔的。

「給一個兵和他的老婆的作者」擬原書的口語體，可惜不大像。給亡婦想試用不歐化的口語，但也沒有完全如願。「你我」原想寫一篇短小精悍的東西，變成那樣尾大不掉，却非始料所及。但是以後還打算寫這類文法上的題目。談抽煙下筆最艱難，八百字花了兩個下午。這是我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的第一篇文字；「老張的哲學」與「趙子曰」是在同報文學副刊上第一篇文字。中間相隔五年，看過了多少世變；寫到這裏，不由得要停筆吟味起來。冬天，南京都是聖陶出的題目。湊因這稿是未刊本，此書不知已流落何處。粵東之風稿交給北新多年，最近的將來也許會和世人相見。

十幾年來的零碎文字，至少還有十一篇不在現在的目錄裏。其中一篇中年，是一個朋友要辦雜誌教寫的。雜誌沒辦成，稿子也散失了，算是沒見世面。另一篇記辛亥革命時自己的瑣事，登在十八年清華大學國慶紀念刊上。那是半張頭的報紙，誰也沒有存着；現在是連題目也想不起了。

是爲序。

朱自清 二十三年十二月 北平 清華園

目錄

甲輯

「海闊天空」與「古今中外」.....	一
揚州的夏日.....	四五
看花.....	五〇
我所見的葉聖陶.....	五七
論無話可說.....	六四
給亡婦.....	六八
你我.....	七五

談抽烟	一〇〇
冬天	一〇三
擇偶記	一〇七
南京	一一一
潭柘寺戒壇寺	一二〇

乙輯

憶跋	一二七
「山野掇拾」	一三三
子愷漫畫代序	一四五
「白采的詩」	一四九

萍因遺稿跋	一六七
子愷書集跋	一六九
粵東之風序	一七二
葉聖陶的短篇小說	一七八
給一個兵和他的老婆的作者——李健吾先生	一八八
燕知草序	一九二
「老張的哲學」與「趙子曰」	一九八
談美序	二〇九
論白話——讀南北極與小彼得感想	二二四
「子夜」	二二三
讀心病	二三一

歐游雜記自序	三六
文心序	二四〇

甲輯

「海闊天空」與「古今中外」

我 你

有一天，我和一位新同事閒談。我偶然問道：「你第一次上課，講些什麼？」他笑着答我，「我古今中外了一點鐘！」他這樣說明事實，且示謙遜之意。我從來不曾想到「古今中外」一個兼詞可以作動詞用，並且可以加上「了」字表時間的過去；驟然聽了，很覺新鮮，正如吃剛上市的廣東蠶豆。隔了幾日，我用同樣的問題問另一位新同事。他卻說道：「海闊天空！海闊天空！」我原曉得「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的聯語，——是在一位同學家的廳堂裏常常看見的——但這樣的用法，却又是第一次聽到！我真高興，得着兩

個新鮮的意思，讓我對於生活的方法，能觸類旁通的思索一回。

黃遠生在東方雜誌上曾寫過一篇「國民之公毒」，說中國人思想籠統的弊病。他舉小說裏的例，文的必是琴棋書畫無所不曉，武的必是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我想，他若舉野叟曝言裏的文素臣，九尾龜裏的章秋谷，當更適宜，因為這兩個都是文武全才！好一個文武「全」！才這「全」字兒竟成了「國民之公毒」！我們自古就有那「博學無所成名」的「大成至聖先師」，又有「一物不知，儒者之恥」的傳統的教訓，還有那「談天雕龍」的鄒衍之流，所以流風餘韻，扇播至今，大家變本加厲，以為凡是大好老必「上知天文，下識地理」，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便是這大好老的另一面。「籠統」固然是「全」，「鈎通」「調和」也正是「全」呀！「全」來「全」去，「全」得烏煙瘴氣，一塌糊塗！你瞧西洋人便聰明多了，他們悄悄地將「全知」「全能」送給上帝，決不想自居「全」名；所以處處「算賬」，刀刀見血，一點兒不含糊！——他們不懂得那八面玲

寵的勁兒！

但是王爾德也說過一句話，貌似我們的公毒而實非；他要「吃盡地球花園裏的果子」；他要享樂，他要盡量地享樂！他什麼都不管！可是他是「人」，不像文素臣、章秋谷輩是妖怪；他是獸子，不像鈞通、中西者流是滑頭。總之，他是反傳統的。他的話雖不免誇大，但不如中國傳統思想之甚；因為只說地而不說天。況且他只是「要」而不是「能」，和文素臣輩又是有別；「要」在人情之中，「能」便出人情之外了！「全知」，「全能」，或者真只有上帝一個；但「全」的要求是誰都有權利的——有此要求，才成其為「人生」；還有易卜生「全或無」的「全」，那却是一把鋒利的鋼刀；因為是另一方面的，不具論。

但王爾德的要求專屬於感覺的世界，我總以為太單調了。人生如萬花筒，因時地的殊異，變化不窮，我們要能多方面的了解，多方面的感受，多方面的參加，才有真趣可言；古

人所謂「胸襟」、「襟懷」、「襟度」略近乎此。但「多方面」只是概括的要求；究竟能有若干方面，却因人的才力而異——我們只希望多多益善而已！這與傳統的「求全」不同，「便是暗中摸索，也可知道吧。」這種胸襟——用此二字所能有的最廣義——若要具體地形容，我想最好不過是採用我那兩位新同事所說的「海闊天空」與「古今中外」！我將這兩個兼詞用在積極的意義上，或者更對得起它們些。——「古今中外」原是罵人的話，初見於新青年上，是錢玄同（？）先生造作的。後來周作人先生有一篇雜感，却用它的積極的意義，大概是論知識上的寬容的；但這是兩三年前的事了，我於那篇文的內容已模糊了。

法朗士在他的「靈魂之探險」裏說：

人之永不能跳出己身以外，實一真理，而亦即吾人最大苦惱之一。苟能用一八方觀察之蒼蠅視線，觀覽宇宙，或能用一粗魯而簡單之猿猴的腦筋，領悟自然，雖僅

一瞬，吾人何所惜而不爲？乃於此而竟不能焉……吾人被錮於一身之內，不啻被錮於永遠監禁之中。（據楊袁昌英女士譯文，見太平洋四卷四號。）

謁理斯在他的感想錄中「自己中心」一則裏也說：

我們顯然都從自己中心的觀點去看宇宙，看重我們自己所演的腳色。（見語錄第十三期。）

這兩種「說教」我們可總稱爲「我執」——却與佛法裏的「我執」不同。一個人有他的身心，與衆人各異；而身心所從來，又有遺傳，時代，周圍，教育等等，尤其五花八門，千差萬別。這些合而織成一個「我」，正如密密的魔術的網一樣；雖是無形，而實在是清清楚楚，不易或竟不可逾越的界。於是好的劣的，乖的蠢的，村的俏的，長的短的，肥的瘦的，各有各的樣兒，都來了，都來了。「把戲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正因各人變各人的把戲，才有了這大千世界呀。說到各人祇會變自己的一套把戲，而且只自以爲巧妙，自然有些「可

憐而可氣；「謂天蓋高，」謂地蓋厚，區區的「我」，真是何等區區呢！但是——哎呀，且住！虧得尚有「巧妙不同」一句注腳，還可上下其手一番；這「不同」二字正是靈丹妙藥，千萬不可忽略過去！我們的「我執」，是由命運所決定，其實無法挽回；只有一層「我」，決不是由一架機器鑄出來的，決不是從一副印板刷下來的，這其間有種種的不同，上文已約略又約略地拈出了——現在再要拈出一種不同：「我」之廣狹是懸殊的！「我執」誰也免不了，也無須免得了，但所執有大有小，有深有淺，這其間却大有文章；所謂上下其手，正指此一關而言。

你想「頂天立地」是一套把戲，是一個「我」；「踢天踏地」或說「偏促如轆下駒」，如井底蛙，如磨坊裏的驢子，也是一套把戲，也是一個「我」！這兩者之間，相差有多少遠呢？說得簡截些，一是天，一是地；說得嚙嚙些，一是九霄，一是九淵；說得新鮮些，一是太陽，一是地球！世界上有些人讀破萬卷書，有些人遊徧萬里地，乃至達爾文之創造進化說，恩